

往事如昨

一九七九，我的大学

——烟台师专七九级琐忆

牟民 撰文/供图

初见舍友

国家恢复高考后，一九七九年我考上了烟台师专中文系。

当时师专在烟台市区南上尧村西侧，坐九路班车径直从大海阳到上尧村东停车点，往西步行穿过村中柏油马路，几分钟后，便可见挂有烟台师专大牌子的校门。中文系在进门南边，一幢二层教学楼。大门北边和中文系相对的是二层小楼的英语系和政史系。一条宽阔的渐高的主路向西，两边是高大的白杨，幽静阴凉。

入学时恰是夏末秋初，草木渐次微黄，凉爽适宜的校园引人向往。来往的学生，脚步匆匆，有的手拿书本，边走边阅读。走过中文系英语系，便看见了右边的多层理科教学大楼。我们入学时，许多老师依旧住在理科教学楼的筒子楼里。

整个校区布局简洁清晰，一目了然，二十分钟可浏览整个校园。入学当日，在烟台车站，便有师哥师姐引导，把行李搬上学校班车，不用半个小时，来到报到处，跟着安排宿舍。我在师哥的帮助下，把行李搬进三楼北面七号宿舍，已有六个人先我报到。四张上下铁床，可容八人。里面东西两床，西上床为瘦小精干的苏建波，他从床上下来，帮我搬行李。他下面是烟台籍的高个子孙立国，当时他外出没见到。东床上面是帅气的福山高峰，正在梳理本就齐刷刷的头发。下床，搁着一个箱子，后来始终空着。外面西床，上为胖乎乎、白淘淘、小眼睛的段大伟，下是一脸严肃一口菜西腔的史洪来。东床上有个壮实的娃娃脸的在铺褥子，我问他：“我在你下铺了？”他笑着说：“好的，咱俩相恋（连），我叫张文华。”我见他不足20岁，憨厚相，一说话脸红，腼腆得正符合女性化的名字。我介绍自己后，便把被褥放在他下铺。

一床草褥子，是我高中毕业后，随我当“战山河”民工两年、在滑石矿工作四年，内里的麦秧已被我躺揉了、躺滑了。报到前太阳底下晒了，手摸摸，暖暖的。铺好床，我急忙到教室去，熟悉环境，认识将要两年相处的同学。

初识矫健

三个级部的学生，均在中文系二层小楼。七九级两个班，共招生70人，每班35人，二班后34人，招远刘新乐同学因身体问题休学一年。班级在二楼东，南北对立。我在二班。进了教室，已有二十几个人随意找了座位，相互拉呱。看面相，娃娃脸应届生的占了一半，他们大都是十七八岁。相比，26岁的我感到惭愧，比他们年长八九岁。不过，比起七七和七八级，同班同学相差20岁，心里略感平衡点儿。一个高个子、红脸膛的朝我招手，坐到他身旁。这是后来的毕建明班长，22岁，往届生，共产党员。两个班级共有3名党员。两个班级班委会成员基本由往届生组成，一班班长党员官本安，来自乳山，学习积极，工作扎实，诚信正直，能在很短时间内，记住各位同学的籍贯、家庭成员。多年后，他在烟台开发区区委组织部任职，后下海经商。来烟台办事的同学都在他那儿落脚，他热情招待，暖人心怀。后来的学习中，我深受毕建明班长的影响，他一身正



当年的烟台师专七九级一班毕业照

气，待人大方，谁有困难，他第一个会站在你面前。跟他们相识时，有个戴眼镜、小眼睛、宽阔额头、鼻梁高耸、目光敏锐、滔滔不绝的人引起大家注意，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。这同学在说自己的下乡经历，说自己的创作，又说自己两年读书的构想，要把自己的创作提到新的高度。他把一本书拿出来，对身边的一位小同学说，看，这，洒家写的。题目：《前进吧，火红的拖拉机》；作者：矫健。好家伙，我们身边有位大作家！得知矫健25岁。在交谈中，矫健说，他来读书，有时间创作了。因为他在文坛初露锋芒，得到系主任宋萧平的认可，平日里除听课，自学时间很少见到他身影。见到他，他会带一本500字蓝格的稿纸，翻开看他手写的小说。班里同学相互借阅学习。有同学受他影响，也会练练笔，拿给他指导，让他提意见。有次，许善坤（已故）写了个反映庄稼人生活的短篇，他看过说改吧，改到第一句话让他满意为止。许同学改了几次，第一句话：咱庄稼人的活儿——他拍手说，行，有小说味儿了。

争分夺秒学习

学习生活紧张而有序，上午在班级上两节合堂，听各科老师讲课，中间休息20分钟。下午和晚上自学，到教室学习，或者到阅览室读书。考试前，老师很少划范围，只说，把你的课堂笔记整好，把规定的阅读书读完，熟记笔记，一定过关。矫健同学考前会拿同位的笔记，突击背诵一番，每科都得高分。他文学知识丰富，功底深厚，来到学校，一边学习，一边创作，后来的许多获奖作品都诞生于此时。七七级七八级同学创办了《贝壳》文学刊物，吸引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。大家一边写，一边阅读，争分夺秒，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。尤其我们大龄学生，星期天也待在阅览室里，很少在校园溜达，更不去逛街。那时，没有青年路，除了门前向东的柏油马路，向北，有一条羊肠小路通烟台市里，当时学校离烟台市中心繁华地带六七里路，除学校一辆班车外，要去市里，需到上尧村东站点坐车。有学生会走校北羊肠小路，穿过学校北面山坡葡萄园，径直到白石路，再到车站、海防营、百货大楼。游览、购物后，寻一处小吃部，要一杯啤酒、一盘海虹，慢慢啜饮，然后吃一碗水饺，兴冲冲原路回校。

学风浓厚的中文系

当时中文系文学氛围很浓，师资力量雄厚，有一批著名的教授级老师给我们上课，著名作家系主任宋萧平老师给我们上文学理论课，他的夫人童老师上教法课，学术扎实的张志毅老师讲古汉语，妻子张老师讲现代汉语，系副主任陈

洪老师上音韵学，副主任曹洪顺老师上逻辑学。韩日新老师的现代文学尤以研究鲁迅巴金出名，成就斐然。王志强老师给我们上文艺美学，每次讲课，思维敏捷，语言清晰流畅，抽象的文艺理论讲得妙趣横生。能跟学生称兄道弟的赵旭光老师上现代诗歌，韩伟老师上明清文学，王冰雁老师上魏晋唐宋文学，他的夫人上教法课，发表过许多有影响小说的李慧志刘传福老师夫妇上写作，刘菩按老师上外国文学。我们的辅导员是七七级留校的胡泽太老师。

入学前，我只接触过《林海雪原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战斗的青春》《烈火金刚》等十几本文学名著。中国四大名著以及世界名著，我没机会读也没条件读。等到了阅览室，哇！一看那么多好书，我急不可耐地借了一大摞，夜以继日阅读。我给自己定下了目标，每天阅读不少于10万字，两年读上100部中外名著。两年后，我翻看10本读书笔记，仔细累计，达101部。入学之初，写作老师要我们做出详细的读书规划，并及时检查，阅读开阔眼界，平日坚持写日记。写作考试，我得了个优秀。

两年后踏上教学岗位，师专养成的良好读书、写日记的习惯，使我的高中作文教学日渐成熟，多次开过全县作文教学观摩课。

为党工作50年

每天早晨，各个班级喊着口号，从宿舍楼前，随着主路，跑出门，穿过上尧村，踏上海阳路，往南跑去。要万米越野赛了，直接跑到黄务，再返回。理科大楼前贴着大标语：认真学习，刻苦锻炼，为党工作50年。

学习再繁忙，学校每年春秋举办两次运动会。运动会在医务室北面的操场上，后在校园北墙外开辟一处操场，300米跑道由炉灰煤渣碾压而成。运动会也是每个班级的成绩考核，谁能为系里争分，除了大会给予运动服、毛巾、茶杯等物质奖励，系里也有笔、本奖励，优先评三好学生。高考体检，我血压不稳，医生让我跑步。我一入学就坚持晨跑5000米，等学校早操，我已经跑下这个数字。两年我参加过四次运动会：第一次运动会，我报了800米、1500米、5000米中长跑，三项比赛，只跟着跑下来，没有得分。因为我起步晚，速度耐力跟不上。班长毕建明短跑100米200米还有跨栏，开始也不得分，他鼓励我，坚持下去，下次肯定有名次。等第二次运动会，我和栖霞籍的李伟同学，中长跑进入前10。第三次运动会，中长跑前两名，都被我和李伟包揽了。宋宗良的跳高、孙立国和潘吉荣等同学的短跑、鞠霞的百米跨栏等都有可观的成绩。记得第二年冬季万米越野赛，从学校门前跑到黄务再返回，300名参赛者，我获得了第八名，奖励了一个白色大茶杯。

在师专养成的跑步习惯，我坚持了30年，从教24年班主任，每天晨跑5000米，再跟班级学生跑几圈。除了大雨大雪封门，从不间断。

可口的一日三餐

学校门前南北一条马路，两边有两家商店、三两家小吃部，小吃部顾客不见兴隆。因为师专学生吃食堂，伙食由国



当年的烟台师专七九级二班毕业照

家承担，师范院校生每人每月19.5元伙食费，比一般院校多出2元钱，放假节余的发给个人饭票。我感觉伙食不错，8个人一桌。早晨间隔油条、肉盒、馒头、小米或者玉米稀饭，盛在盆里。花样多的四个小咸菜。中午馒头包子，几个大锅炒菜，经常有炸鱼炸肉。晚上馒头或者包子，馒头2两，每人两个，包子两个，饭量大的吃了不够，拿饭票可到窗口再买。当时师专食堂生活在全省大专院校里是比较好的。过去在外吃饭，自掏腰包，只吃便宜的，求个温饱。如今国家管吃，而且油水大大的，以我的经历体验，上天了。吃饱了，没其他心思，只想着学习。每人买把热水瓶，买水票，到食堂南边锅炉打水。偶尔几个同学星期天打扑克勾级，也静悄悄的，宿舍里有人在看书。春夏秋，晚睡前，在洗手间擦身洗澡。大家光溜溜的，和睦的相互搓搓背。冬天，实在耐不住，到市里澡堂去消费一次。

我们宿舍七人，搁上几个箱子就满满的。孙立国同学家在市里，常常回家。他父亲在渔业水产公司任主管会计，买鱼方便，从家回来，他会带满满的清炖刀鱼或者炸刀鱼的大饭盒。记忆里，那刀鱼鲜亮，肉厚厚的，鱼翅张挺。他一进宿舍，我们就伸过头去，一人一块，用手从中间一撕，鱼肉全下来，露出白净的鱼刺，鱼香满嘴。毕业留念，我在他本子上写：真舍不得你的大刀鱼呀！

除了睡眠时，宿舍里基本没人。星期天也不见人，都跑到图书馆里读书。

一个学生能吃饱了吃好了，那就一门心思充实大脑，夫复何求？

再见母校

其时，班级男女生很少谈恋爱的，有，也是潜藏。学校不提倡恋爱。两个班级69人，一共9个女生。毕业前夕，有三对男女生，宣布恋爱了。大家刮目相看，也纷纷祝贺。

两年很快过去了。毕业后多年我送高中毕业班，晚上做梦，经常梦到在烟台师专读书的情景，醒来，好像自己还是一个学生。我们中文系七九级有过一次毕业20年聚会，坐车到学校看过。那时，大气的北校已具规模，南校正在被人忘却。因时间紧张，班长也忘记了带领大家到曾经的班级里看看，看了遗憾。

5年前经青年路过鲁东大学南校区，特意停留下来，实地游览观赏了我们曾经的母校。

漫步进去，学校南边在修建，安了护栏网。中文系二层大楼要刷新了。进了教学楼，一步步来到二楼，面对教室，往事历历在目，竟有些发呆。

走出教学楼，随着主路往西走，英语系的楼房还在，其他面目全无。还好，走到主路西头，看到了我们男生宿舍楼，没大变化，女生楼在原有的位置上翻新了，年轻亮丽了。

我围着宿舍楼转了一圈，寻找旧日的足迹，嚓嚓的脚步声，越过近40年的时空，与我当时的脚步声衔接。

我又看到了那一个个英姿勃勃的身影，听到了自己体育运动会上长跑的声音。

哟！我的母校，曾经给我文学滋养的母校，旧有的模样正在慢慢消失，但是它的严谨治学、博大包容依旧在发扬光大，一代代传承。

（注：官本安、孙立国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）